

姚姬傳文鈔目次

范蠡論

李斯論

晏子不受祿殿論

老子章義序

族譜序

吳荀叔杉亭集序

小學考序

南園詩存序

程綿莊文集序

跋史閣部書後

書貨殖傳後

送龔友南歸序

贈程魚門序

張貞女傳

黃徵君傳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伍子胥論

賈生明申商論

郡縣考

莊子章義序

張冠瓊遺文序

荷塘詩集序

梅湖詩集序

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跋方望溪先生與鄂張兩相國書稿後

讀孫子

何孺人節義詩跋後

贈錢獻之序

朱竹君先生傳

方染露傳

劉海峯先生傳

記江甯李氏五節婦事

遊媚峰泉記

隨園雅集圖後記

袁香亭畫冊記

節孝堂記

後魯梁非書

與王鑑夫書

甯化三賢像贊

羅太儒人墓表

蔣君墓碣

周青原墓誌銘

左衆郭權厝銘 并序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并序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祭劉海峯先生文

登泰山記

金焦同遊圖記

陳氏藏書樓記

復曹雲路書

復蔣松如書

復姚春木書

太常侍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抱犢山人李君墓誌銘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 并序

嚴冬友墓誌銘 并序

袁隨園君墓誌銘 并序

王禹卿七十壽序

祭朱竹君學士文

姚姬傳文鈔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編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旣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已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郢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幣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駟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因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嗇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捐糜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况以莊生之編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涸類之水，鱸鮪不游。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

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乎草野之際，一旦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胥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閻廋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懷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于諫諍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慷慨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啓，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苟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修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苟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遺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富，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嘔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于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苟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述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會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然是。則公孫宏賢于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諍
 諍諍之所。非斤則斧。以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
 抗剽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讐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
 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
 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遼張裕。其用意
 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
 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
 嬰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
 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
 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于嬭殿。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
 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
 等耳。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
 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
 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
 觀人之真僞與書之真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
 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邱殿論

大夫相滅而櫛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既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人者以爲賢於吞噓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也。將從而受分乎達己之心而不忍出也。一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鄙殿則託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羣經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誦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

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繫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况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致相非而不容，並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相忿而惡之。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驕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甯儉甯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遠七十

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墮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
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
臧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
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荷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
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
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
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
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
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並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
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
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
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說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
並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
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
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
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編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諡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
夫耳固無諡苟弟子欲以諡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

者，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真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宋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真。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當時人尊有道而聃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儒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
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耳字聃姓李氏，晉作此序未及檢引，然則敗此文疑元宗以後事。

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難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甯儉甯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醅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子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

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種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下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者，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多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爲，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族譜序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而譜牒遂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攷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者，始於魏晉。魏晉而士或依託謬妄，蓋郎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誣。由是言之，譜牒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廢物，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托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羈定，而譜敘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潁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率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

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路，人謂麻路姚氏遠明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張冠瓊遺文序

張冠瓊，予妻弟也。才而早卒。予婦翁爲黃州通判，有二子，冠瓊其季也。黃州就官時年六十矣。家人皆留不使從，冠瓊求從，則曰：汝在家專靜爲學，易不許。冠瓊念父甚悲，傷已之不得從，則益奮厲於學。未幾遂病，未半歲而死。死後其妻語人曰：吾夫今年學尤勤苦，每夜靜家人盡寐，獨聞其誦書聲。悽然於予既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壯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氣，而至於短折，何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則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適以傷親之心，故君子慎之也。然冠瓊體非甚羸弱，能勝勞，其及死蓋出於不養，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冠瓊爲人專靜，淡於交遊。予初婚後，閒至其家，問冠瓊何弗見。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兒避人如女子也。須臾呼至，坐逾時默然而已。後乃益親然，亦寡聞其言。獨每見依依向余，不忍離，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醫，遂不救。臨訣，執余手流涕而言黃州也。蓋極冠瓊才與志，皆足自表見，惜乎其學未成。然所爲文，久於文者或不逮也。今年黃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過家檢其遺文，俾余刪次，得十餘篇，將刻之以自慰其悲，余因爲之序。冠瓊名元臚，死時年二十二，生一子，纔十餘日。後半年，其子亦亡。

吳荀叔杉亭集序

自新黃而東，包澤霍帶泥淥，其間皆山邑也。淮水遶其後，江水環其前，政安慶廬州數府，名雖隸江南，省其實乃

江北云。余家桐城，吳君荀叔家全椒，相去僅三百里。在家未嘗識，至京師乃相知。然予嘗論江淮間山川雄異，宜有偉人用世者出於時。予之庸闇無狀，固不足比儕類。荀叔負雋才，而亦常頽然有離世之志。然則所云偉人用世，予與荀叔固皆非與。荀叔雖無意進取，而工於詩，又通歷象、章算、音韻，所著書每古人意思所不到，是則余遜荀叔抑遠矣。予嘗譬今之工詩者，如貴介達官相對，盛衣冠謹趨步，信美矣。而寡情實。若荀叔之詩，則第如荀叔而已。荀叔聞是甚喜。夫子雖不足比荀叔，然謂荀叔之學，余爲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訂所著詩文曰《杉亭集》，成請余序之，遂不辭而爲之說。

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予執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爲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也。適來江甯，識涇陽張君。君以累世同居義門之子，負剛勁之氣，兼治煩之才。雖爲一令，廿餘年屢經顛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於詩，政事道途之間，不輟於詠，出其詩示余。余以爲君之詩，君之爲人也。取君詩而比之，子建、淵明、李杜、韓、蘇、黃之美，則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氣逸韻，見胸中之高亮，而無世俗脂韋之概，則與古人近，而於今人遠矣。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愚誠短於識，以爲所尙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爲人之重於爲詩者，其詩重矣。張君殆其倫與。

小學攷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遙定乎前後千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者少，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爲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爲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常解，學者須臾不能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邁古，雖其間粹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攷，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執八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梅湖詩集序

汪梅湖先生，名之順，字禹行。梅湖者，在懷甯西北鄉，與桐城西南境相際。其水入桐城，繞潭以趨江，而汪先生居湖側，故號梅湖焉。先生明末諸生，入國朝自匿以老死。爲人多技能，而尤長於詩。清韻悠遠，如輕霞薄雲，倏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濁翳無纖毫可入也。當時吾郡名工詩者，錢田洵與先生並。二人之才，各有優絀，較之正相埒。然田門交遊較廣，爲世盛稱，而梅湖伏處草澤，僅南昌陳伯璣知之，而復不盡其後。建聲華寂寞，凡諸家選明詩者，雖錄遺老甚備，而梅湖之作終不與焉。非徒生前身之顯晦有數，即死後之名，亦若有厄之使不揚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沒者存哉！余始識梅湖族子銳齋，銳得梅湖詩愛之，抄一冊置笥中，欲遺海內論詩者。匆匆十餘年，無與言。今夏銳齋自京師書來，言方刻梅湖詩集將成矣，余大喜，乃書是寄之意。自是世將多知有梅湖者，則銳齋之事誠善矣哉。嘉慶十三年六月七日，桐城姚鼐序。

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澄，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坤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既收政柄，除惡掃奸，屢進耆耋，不爲利誘之士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高宗命和坤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坤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坤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坤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鰲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坤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坤益嗾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譴，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網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

第勢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士得盡騰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予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予歸，遂不見君。予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與旣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予痛云。

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竊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計龜少時，亦與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南，龜居桐城，惟乾隆庚午鄉試，一至江甯，未及謁先生。其後遂入都，又數年先生沒，遂至今以不見先生爲恨矣。嘉慶庚午，龜在江甯，去龜至江甯之年六十矣。先生之曾孫，乃以先生集外文見示。先生立言必本義法，而文氣高古深厚，非他人所能僞。今此編凡數十首，讀之誠皆先生文無疑也。然先生望溪集，乃手自定，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雖後之君子，閱此芟去之文，亦以爲不可及。然仰思先生之芟，宜有知其用意深嚴，而憮然增愾者矣。然則其復鐫刻增之集後可也。至其所以芟之之理，龜淺學也，恐妄度未必當先生之意，故亦不敢遽有論。將以待後有讀者自得之焉。嘉慶庚午重陽日，同里後學姚鼐序。

程綿莊文集序

龜往昔在京師，聞江甯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

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命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已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執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浪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畏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跋方望溪先生與鄂張兩相國書稿後

方望溪漢溪伯與鄂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當乾隆年間，華鳴爾國生內亂，禍變相尋。我高宗純皇帝一乘其弊，舉若振槁，遂開萬里之疆。此固由聖人智勇非常，而亦天之祐福我國家，而欲滅彼賊醜也。若昔雍正之時，則彼國勢猶完，未可云非一勦敵矣。宗伯舉深入以邀難必之功，未知兩相國見此書後，所以入告者何如。而公之憂國忠友之情，則皆可以謂至矣。公自定文集，未載此書。此係公手稿藏於家者，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後有刻公集者，宜並入此篇。嘉慶辛未五月二十六日。同里後學姚鼐題。

跋史閣部書後

讀之六世從祖湘潭公爲明神宗時清吏。其長女適吳氏，夫亡，守節育孤。後與兄同遭流寇之亂，罵賊死義。史閣部撫皖時，高其誼，請於朝，旌之。夫人子爾玉公，今侍御廣枚之高祖也。於史公憂歸時，以啓陳謝。史公復之書，藏於吳氏。今侍御以見示，雖惟史公千古偉人，撫皖時，吾鄉尤被其賜。民敬祀之，至今不衰。而吾五世祖姑節烈之風，光於兩氏家乘，又因史公之言而彌顯，展讀手書，感敬交至，因題其後云爾。

讀孫子

左氏序閭閻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閭閻。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與師十萬者也。況在閭閻乎？田疇三晉，既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校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遂取十一行，至狠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驅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甯？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

說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剝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笞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同視牧長寡婦之賢，率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督吸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昔孔子刪詩，邠風首柏舟之篇。蓋春秋之時，禮教衰，風俗敝，女子若共姜者鮮矣。故聖人亟與之也。其後風俗益儉，若魯貞女淮陽陳孝婦之倫，間稱於世。及宋時，儒者申明禮義之說，天下宗之。至于今日，女子皆知節行之爲美，若柏舟之賢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於古，而獨女子之節，有盛於周之末世也。乾隆十五年，禮部議從江蘇巡撫奏，以天下爲節婦者衆，不可盡予旌表，乃別定爲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於人所難能，不幸不及格，有終不與於旌表者矣。然其實足以存教化，美風俗，君子樂得詠歌而稱道之，不繫乎旌與否也。風俗何太孺人少寡守節，育其遺孤，不幸孤子夭，自投于井，家人救出之，爲立嗣。嗣子長而又死，卒撫孤孫。今武清令何君也，與孺爲同年友，京師士大夫以孺人節行尤異，多作歌詩以美之。何君以視予詩曰：「無忝爾所生。」夫孺人高行明節，可以張之以風乎天下之士君子，而況其子孫也哉。然則孺人之遺教遠矣。

送龔友南歸序

龔君龔戊，居江南之宜興，有園田在焉。其來京師，每爲予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予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寡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

褒議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于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余曰：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咏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龔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顧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傲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己，謙而光，偕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宜？君其一旦自江南而反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歡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也。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敵也，難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墮，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求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未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放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土，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

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應清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台也哉。

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晳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幕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即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濱田間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款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遇薄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羣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文章者必抉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宜之，宜有見惡者矣，況又加之以名稱邪？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爲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效美與名相副，名何足在魚門？病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道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縉緞之患也已。

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

遷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儒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校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頗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同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注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于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強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予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予閒至山中厓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張貞女傳

晉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嫡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褒之賢衡今之

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廢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療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旣以身許人。奈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姑舅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流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賓。聘妻胡氏。蔭賓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奮。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廬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沒。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烟上。微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入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于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饒者。曷以爲士乎哉。

方染露傳

方君染露。名賜豪。爲人清介嚴冷。不可近以不義。少以能文稱。爲諸生。乾隆三十年中。江南鄉試。屢不第。以磨鍊

方晴館年滿，議敘，得四川清溪知縣。既至官，服其僚輩渙澤之狀，曰：是豈士人所爲邪？吾奈何與若輩共處？且吾母老，不宜遠官，即以病謁告。其蒞官甫四十日而去歸里，歸則授徒以供養，日依母側。執政有知之，招使出者，終不往。如是十年，母以壽終。君悲傷得疾，以年卒。年五十有九，乾隆五十九年也。君久工書，里中少年多效其法。若夫人張氏，亦賢智有學。余居里中，寡交遊，惟君嘗樂與相對。一日在余家，共閱王氏萬歲通天帖，疑草書數字不能釋。君次日走告余曰：昨暮，吾妻爲釋之矣。舉其字，果當也。然張夫人竟無子，側室某氏生子元芝，元芝四歲而孤。君既喪子，益老里中，舊相知皆盡。君弟惠自京師書來，請爲君傳。余謂君行可紀，而亦以識吾悲故書之如此。

黃徵君傳

順治時有徵君黃調鼎者，洛陽人也。字鹽梅，其先在明有都指揮簽事鎧，鎧生潤，潤生奇瑞，奇瑞生二子，曰九鼎，調鼎一子，爲福。王常洵世子由崧之妻，早沒，葬于洛陽。崇正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殺福王及奇瑞。調鼎輔世子以逃，世子疲不能行，則負之北渡河，至懷慶，復自懷慶南渡，越淮江至太平。會南京迎福世子鹽國，遂稱帝。贈奇瑞爲洛中伯，以九鼎襲爵。立蘇州巡撫山陰，祈彪佳女爲后，而以佳少女妻調鼎。福世子既立，荒政信用馬阮，調鼎諫之不聽。大清兵渡江，福世子出奔太平，其母鄭太妃爲馬士英挾之，以至潮江，後歸山陰。時九鼎降附我朝，爲阿達哈哈番矣。而調鼎匿山陰，依祈氏不出。順治八年，有薦其賢者，朝行徵命官之。調鼎乃至京師，陳情固辭得已。時福世子死，柩在京師，調鼎求得之，乃載歸洛。又迎鄭太妃于山陰，而奉養之於其家。及鄭太妃卒，葬于福王之園。而福世子葬調鼎姊故妃之園。調鼎明時諸生也，常自稱諸生，閉戶論學。

姚鼎曰：徵君之元孫時清，爲余同年進士。時清之弟時和，爲言其曾祖事如此。余讀明史，記福世子既出亡之後，事不詳，而黃君述其先祖事必不謬。徵君節行可稱，而福世子之終事，可以補史氏之闕，故爲次其傳云。

劉海峯先生傳

劉海峯先生，名大槐，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當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卽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矣。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邪？吾同里劉大槐，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從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口爲後。先生少時，與蕭伯父養鵬先生及葉庶子最厚。庶於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蕭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樅陽。先生偉軀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嘗謂蕭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峯，查侍郎懷行。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奮爲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銘以成其體。雄豪奧祕，靡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蕭欲稍刪次之，合爲集，未就，乃次其傳。

記蕭山汪氏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者，爲淇縣尉。淇縣君沒，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奮其資，急兩孺人日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既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願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徧走士大夫求爲文。

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子，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孺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無聞矣。方其窮阨困難，伏首相對閨闔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雖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吾志義者，此兩孺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尙能堅其持操，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泯無聞焉則已矣。夫士貌榮名，卒何加於其身毫末哉。

記江甯李氏五節婦事

江甯李文兆之妻呂氏，年二十二而夫死。一子方襁抱，家甚貧，無以生也。文兆有族兄弟曰文采，哀之以屋居其母子。子長爲買，呂氏今年六十餘矣。於法當旌於朝，待吏舉焉。文采之族有文華、姜、楊氏、文昇、妻魏氏、文旭、妻胡氏、文中、妻張氏，皆守節以老。文采皆收恤之，凡數十年。而四人者，夫死，婦年逾三十矣。於例不當旌。夫人之所遭不同，女年三十而贅，其苦有逾於二十而贅者。國家立制，不得不立之限耳。若夫人心之褒善，非可以例論也。文采生平嘗憫五節婦之遭，欲爲之紀。文采沒，子際春從龍學，以告龍。龍謂五人者，貧而能守，善皆可褒，而文采之卹其窮，而欲著其名義，併可稱也。因爲之錄云。

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墉回，巖橫若不可徑。龍溪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積雨始霽，溪上大聲漉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蘆艸松樅，槐楓栗楸，時有鳴嵩。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

乎臨於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汴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河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溪內。左丈學冲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要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蕭振巖壁。榛莽羣泉。礧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冀塢先生與往。肅從。使肅爲記。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谷中縹緲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门東谷者。古謂之天门。豁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巔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门。云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櫟數十位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踴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暉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辭不實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蒼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隨園雅集圖後記

獨者肅居京師，友人程魚門爲賁在江甯時，嘗寓居袁簡齋先生隨園幾一月。其水石林竹，清深幽靚，使人忘世事，欲從之終老也。簡齋先生與肅伯父薑塢先生故交友，而肅未見。獨聞魚門語，識不能忘。其後肅以疾歸，聞居於皖，簡齋先生遊黃山過皖，肅因得見先生於皖。又後七年，肅至金陵，始獲入隨園觀之。魚門語不虛也。而魚門於前數年卒於陝，獨家歸江甯，因見先生述其語，而相對太息。先生故有隨園雅集圖，所圖五人，爲沈尚書蔣編修尹公子陳文學及先生。先生以示肅者，作圖之年，與魚門語肅時相次。時陳文學年纔十八，今先生外，惟文學尙存，仕爲郡倅，亦已老矣。圖後名公卿賢士題識數十人，於今求之，非特昔之耆者宿德，邈焉已往。卽與肅年輩等者，亦零落殆盡。獨先生放志泉石三四十十年，以文章詔後學於此。夫豈非得天之至厚，而肅亦幸值之於是時也。圖有山陰梁相國記，五人爵里具焉。先生俾肅書其末。夫人與園囿有時變，而圖可久存。圖終亦必毀，而文字可以不泯。千百年後，必有想見先生風流者，顧肅非其人，不足託也。先生故人皆有題咏魚門，獨無名字，其間肅識其辭，亦以補其闕云。

金焦同遊圖記

乾隆丁酉戊戌之歲，朱思堂運使方在淮南，邀余主揚州書院。而王夢樓侍讀居京口，嘗期之同遊金焦二山，屢宿僧寺。一日，三人對立山間，悠然若有所悟。思堂因言欲使工爲三人共作一圖。其後圖成，而余已去揚州，里居不及見也。思堂旋亦歸京師，惟夢樓常居京口。余懷思兩君，寄以詩云：「三客並知非一世，兩山迴首有餘跡。」紀是事也。數年，思堂竟捐館舍。又後數年，其子丹厓來爲河甯糧道。余適在江甯，相向感念思堂之不作，獨見賢子偉然繼武，重游江南，悲思之懷，一時交至。丹厓攜昔工所爲三人同遊之圖出以見示。作圖時，三人微及斑白，今肅與夢樓皆鬢髮皓然，與圖中不相似。蓋屈指閱十六年矣。思堂之儀容固邈然既亡，肅與夢樓餘年處世，更

復幾何，未知此身與是圖當孰爲異幻，因題其後，併以寄夢樓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晦日姚鼎記。

袁香亭畫冊記

香亭太守，與其兄簡齋先生解官之後，皆買宅金陵而寓居焉。風流文采，互相輝映，閭門內之盛也。簡齋性好山水，年六七十猶時出遊，探極幽險。兄東南佳山水，天都匡廬天台武夷，達於嶺海，無不至。而香亭日閉戶，邀之暫用，輒有難色。其性與簡齋異者若此。顧獨好畫，窮日夕執筆爲之不倦。蓋林麓烟雲之趣，浩渺幽邃之觀，水石竹木花葉鳥獸蟲魚之奇態，香亭自具於胸，而時接於几席之上，意其遊亦未嘗異於簡齋耶。茲冊香亭摹畫思白山水凡十二副，而簡齋自書詩十二首與相間，香亭以示余。余於詩畫深處，非所能解。自來金陵，與其兄弟交遊往來累歲，識名其末，以存其迹云。

陳氏藏書樓記

士大夫好古能聚書籍者多矣，而傳守至久遠者蓋少。唯鄧范氏天一閣書，自明至今，最多歷年歲。國家修四庫書，取資范氏以助中祕之藏，海內稱盛焉。余家近合淝，開合淝囊之麓，向書所藏書，亦至今未失。其家專以一樓履之，命一子弟賢者專司其事，惜讀出入必有簿籍，故其存也獲久。聞范氏之家法，蓋亦略與同焉。夫一人之心，視其子孫皆一也，而子孫輒好分異，以書籍與田宅奴隸養生之具同析之，至有恐其不均，割割書畫古蹟者，聞之使人悲恨。然則藏書非必不可久，抑其子孫之賢不異也。新城陳凝齋先生嘗購書萬卷，其後諸子爲專作樓以貯手澤，樓旁卽爲子孫讀書之舍。今其仲子約堂太守，又慮歲久而後人或變也，乃摹凝齋先生之像於石，而率之樓下，使後人一至其樓前，而怡然思惕然悚，愈久而不盡不敬守也。以余少獲奉見凝齋先生，乃以拓本

寄余，且命爲樓記。余於先生後裔，又識數人，皆賢雋也。而約堂用意，又如是之至。然則百年之後，數海內藏書家，必有屈指及新城陳氏者矣。吾安得不樂而爲之記也。

節孝堂記

國家於女子節孝著聞者，有旌揚之典，有列女之詞。所以表章潛德，風勵閭閻者，蓋至矣。然天下賢女秉節守道，或實可貴。而於旌表之例，有不合，抑或身亡無後，及有後而衰困羸弱，不能舉報。其爲懿美，更不能知。若是者，亦有之。是以江甯孫生金，相作節孝備考，錄以廣旌典所未及者。其書夙爲節使守土諸賢所稱善矣。惜孫生蒐舉未已，而身泯喪。江甯士大夫，皆欲依其法，致詢而增益之。郡中故有恤嫠公局，今司其局者，就其堂爲錄中節孝祀所。地狹，不能人立一位，乃合作一神牌，而列書之。春秋得展禮焉。名其堂曰節孝之堂。其續有稱舉可徵者，同人爲核實，再刻續編而後書之，以防溢濫。余登其堂，嘉諸君之誼，輒書以爲之記。云嘉慶十一年五月五日，桐城姚鼐記。

復曹雲路書

鼐再拜雲路先生足下。數十年來，士不說學。衣冠之徒，誦習聖一之文辭，衷乃泛然不求其義。相聚集首帖耳，侈口傳香，迺適逸諠。聞者耆長者，考論經義，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風俗日頹，欣恥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爲。使士服習於經師之說道，古昔承家法，以繫其心，雖不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賢於今日之濫矣。鼐少時見鄉前輩儒生相見，猶論學問，還習未嘗不勤，非如今之相師爲楡也。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與。獨先生單心畢力於傳註，辨究同異，既老而不懈說之屹屹然，雖未知於古學者何如，其賢於今之士，不亦遠乎。鼐居此一

期矣，嘗苦無可與語者。聞先生之篤學著書，苟非居處遠聞之故，必將造而請觀焉。先生乃辱寓書而示，所以爲說，不棄愚陋，而欲因之求益，抑何任其幸且媿也。詩曰：「心乎愛矣，胡不謂矣。」竊固不能爲益先生，然而心之所蓄，不敢不盡者。愛敬先生，謂不可類先生如今世俗倫也。夫聖人之經，如日月星之懸在人上，苟有蔽焉，則已苟無蔽而見而言之，其當否必有以信於人。見之者衆，不可以私意徇也。故竊以爲說經，當一無所徇。程朱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言之精且大，而得聖人之意多也，非吾徇之也。若其言無失，而不達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說「元亨利貞」，舍孔子之說者，欲以達文王之意而已。苟欲達聖賢之意於後世，雖或舍程朱可也。自漢以來，爲經說者已多，取視之不給於日。苟非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而明以來說四書者，乃根爲科舉之學，此不足爲書。故竊自少不喜觀世俗講章，且禁學徒取閱，竊陋之也。今先生之說，固多善者，然欲爲時文用之意存焉。竊輒以硃識所善者，先生更自酌而去取之，必言不苟出，乃足爲書，以視於後世。竊又聞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則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之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願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成文，則善矣。直諒多聞，益友之道也。竊不足爲多聞，直諒雖不能逮，而不敢不勉，故盡言之如此。竊自撰經數十首中，乃有幸與先生意同者，今併寄一冊，幸教其失。賢從子謂：杖履秋冬或來郡，然則不盡之意可面陳，茲略報鄙意，承自稱謂過謙，不敢當也。竊再拜。

復魯絮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絮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

書昌書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藉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無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爲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鶴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思嘆乎其如喜慨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絪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樣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儒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用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爾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余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隳霧。冬間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已。聊識其意於行間，願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竊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慮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竊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主，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竊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夠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於「何患於喪」一意少遠也。至「盆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竊於蓉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竊同一業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

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有之。

與王鐵夫書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頓首奉書鐵夫先生侍史。昔桓譚有言，「凡人忽近而貴遠。」以鼐之不才，又於今世固所謂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者，而先生獨盛稱之，載諸文集，是其取舍遠乎流俗之情，而鼐獲不棄於賢哲，有不待乎後世之子雲也。豈非幸哉！舉世滔滔，知己寧可再遇，而相去四五百里，無因緣一見，久欲奉一書於左右，而忽忽未及爲。昨賢子至，乃承賜書，先之展誦，喜躍不可勝，而又以自慚其疎惰也。冬寒，惟與居萬福，先生文章之美，曩得大集，固已讀而慕之矣。今又讀碑記數首，彌覺古淡之味可愛，殆非今世所有。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爲之也。後人勉學，覺有累積紙上，有如贅疣，故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真爲得其傳矣。詩之與文，固是一理，而取選則不同。先生之詩體用宋賢，而咀誦之餘，別有韻味。由於自得，非如熙甫文佳，而詩則平淺者，所可比也。至於尊書亦殊妙，所寄冊當裝以爲世寶，固不復奉還，略論其欣仰之意，聞之以爲有當否。鼐今歲在江寧過臘，歸期尙未能決。昔年嘗一遊蘇州，極思其風景，若再獲東來，一瞻容儀，則大快平生矣。但不知得果此緣否。賢子在此，且當時得通書，率復不具。

復姚春木書

姚鼐頓首春木足下。鼐今世一庸才耳，足下乃以宋元以來，學問文章之統相屬。見推崇重，甚愧甚愧。素無交游之緣，不遠千里遺書求益，謙懷樂善，足下之志則美矣。顧鼐不足尸之耳。夫求學之道，隔於聞見之所嗜好者，每

愚其偏。平心廣采，則病其不精。愚見嘗欲持平，固視偏溺者差異矣。然嘗自恐不精，此所望海內賢士君子，有以教益之。至於求勝之心，則誠未敢也。足下所欲爲紀載之編，此一代史學也，所志甚大。昔退之少有成唐一經之志，及後身爲史官，乃反不敢任其事，可謂惑矣。然竊謂此亦有天數焉。夫生而富貴，及死而聲名，其得失大小，皆天所與也。紀載者，人名聲所由得之所託也。故天欲其成，乃成；天欲其傳，乃傳；不然則廢。足下姑亦爲之以聽天意可耳。竊舊作九經說，已有刻本，今寄上。其有增益，及他書未刻者，則未能寫寄。賜寄湖海詩傳，乃未至，不知於何處浮沈。述庵先生想尙健，其文傳成書未邪？先伯冀鄔先生無成書，平生讀書，好以所得細書記於簡端。竊欲爲集成筆記，然以其太碎細難輯，故不能就私心所最憾。僅采數條，以意次敘入。竊九經說而已。至敝鄉密之先生撰述，欽光海峯南堂息翁詩文集，皆有刻本，而此間卒未可得。若江金書則具在，歛也。竊頃自皖移來金陵，主鍾山書院，衰老絕不能作大字，所命爲楹對字，又犯竊家諱，故不可爲也。胡稚君所欲爲書，皆未成，而於去年已病喪矣，甚可傷。敝邑如此子者，亦未易多得也。茲因便上復，安得一見面言，希時通消息不具。

甯化三賢像贊

三賢者故副都御史雷錫舉、庶政光祿卿伊朝、懷雲林故歲貢生陸承方、靜夫。

宋旣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絕，或僞或真。聞三君子，厲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祿亡嘗銘其宅，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賢同輔，日侍師親。式穀之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遠，其道日新。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名崑號閔仙

世奚治寧，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騰焉求賢，昔仁皇聖。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以罵貪競。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賕絕于有當，無佞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耆，厥施不竟。百年江介，惟休。

悼病。安得有公，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據是贊詠。

羅太孺人墓表

攸縣陳檢討夢元之母。曰羅太孺人。初歸于贈檢討諱伍南家，無尺地以資生，父母作苦，中年乃能買屋以居，教子讀書爲士。未幾，贈檢討君亡。太孺人撫其二子，皆十歲餘，能使無失業，相繼爲縣諸生。既而長子夢鼈又亡，獨與次子居。或頗侵侮之，太孺人禁毋論較，惟責爲學益急，以至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太孺人年近七十，檢討請歸奉養。太孺人遭逢艱難，豫樂不同，能始終靜一其心，不愠不怡。年七十三，乃沒。將沒，戒子異日入朝，毋徇勢利而弄舊學。故檢討至今奉其教爲端士焉。當長沙之南，衡山之北，湘水東受洙水，汧湘則逾衡，永西南屈嶺，汧洙則東南至茶陵之東，洙源雖近，而清徹倖於湘，故其旁多奇士。攸縣居茶陵下流，洙至是納攸水，受其通稱。其西遂近湘，攸之會云。縣中陳氏爲最大姓，檢討之祖在明多取科第仕進，久而勢落徙業，至檢討再與其家。而太孺人最有力量焉。初，贈檢討君治屋城中，居攸水西南，而其六世墓地曰叢壩，又在其西南，距攸水十里。據谿山之勝，陳氏長者謂贈檢討君夫婦賢也，使葬獨耐於是。故太孺人始厝城北，今葬叢壩祖塋之次。乾隆二十七年，檢討值闕覃恩，追贈及太孺人三十九年，刑部郎中桐城姚鼎表其墓前之隧。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坤秉政，策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謂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力，於民間凌虐爲暴，屢數縣莫敢向問。至青山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乃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

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坤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坤還其奏使易於是以致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坤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儼字虛谷廬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證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貺翰林院編修鉛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繼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病割臂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膳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清州同知吏事甚辨辨獲盜之不實者執之力卒獲真盜果如君言值水湧君行視救溺者中溍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有家僮善歌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從飲酒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英秀侍側共言其可慶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沒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寧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旣足稱沒後其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終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思生平故舊乃書其略俾立中碣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表

抱犢山人李君墓誌名并序

自劉海峯先生晚君縱楊以詩教後進桐城爲詩者大率稱海峯弟子然吾謂爲詩自有性情非其性情雖學不龍善李君仙枝字寶樹游海峯之門學其詩而似之孤介自喜爲縣諸生早棄去科舉學在家爲園池植竹樹自娛稍稍積錢卽出游覽山水遠絕城市其性情真詩人矣乾隆五十八年余在江寧君忽至問所自來曰偶思洞庭及錢塘西湖因游月餘途閒未嘗與人談話今將歸過此來見君耳因邀余至其家後余歸里以君居抱犢山去城猶百里餘未及往也而君旋卒卒後君從子宗傳述君意欲余志其墓余以君之可稱述者如此因許銘之君祖熙載父光璠娶王氏卒於嘉慶元年三月十一日六十四歲抱犢山人其自號也銘曰
大江之北浮渡之東抱犢隱崇是爲詩人之幽宮

周青原墓誌銘并序

乾隆三十年春高宗純皇帝南巡江浙令江南士之獻進賦頌者召試於江寧自十六年南巡至是三召試士矣是年定爲糊名閱卷取中尤嚴而江寧周君以廩膳拔貢生入試欽定爲一等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舍人君之名乃大著於天下君入都供職旋入軍機處辦事一夕內直上偶問得君名歎曰此吾南巡時所得江南才子也時大臣無不欽重君者君兩會試未第條掛吏議君時年才逾三十耳而意沮喪無仕進之志君故通曉天下利病又善爲文奏既退閑於是四方督撫多請君入其署爲章奏而君亦藉以遨遊徧天下當君之得過以人有來探事者請對不知後其人得罪引君及同直軍機者皆未泄密也更有與軍機官相惡者卽以不嚴斥探者傳重比鍰級其後與君同罪者復進用至卿貳而君獨遠迹都門雖其居幕府爲奏之善多爲天下稱誦而身一見枉終

放廢以至於老。此天下所共慨惜也。君諱發，春字卉舍，其號曰青原，人皆呼之。故青原之稱尤著。余初於京師見之，其文章書法之美，交游中所希見。而議論和平，與人接，恂恂溫良人也。余歸里，主皖中書院，君時來皖，得再見。蓄歎。余後至江寧，而君尙依君子之桂於皖，遂不見。而之桂今以君柩歸矣。君夫人沈氏，賢而早沒，生二子之桂、安。徽候補知縣之桐，先喪。嘉慶十六年十月十日君卒，年七十四。次年口月口日葬於江寧南青山之麓。夫人沈氏先葬於是，今以君合窆爲之銘者，桐城姚鼐也。銘曰：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并序

故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桐城張公者，贈光祿大夫諱士維之曾孫。贈光祿大夫秉彝之孫。而太傅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也。雍正元年，恩詔開會試科。是時文端公薨，公之兄太保文和公已爲戶部尙書，充會試考官。公以舉人例，避不與試。值特命官別試迴避舉人，於是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左贊善，歷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今上卽位，以公爲工部右侍郎。公在翰林，常充日講起居注官，起居注素無條例，爲者繁簡任意，漏遺冗贅不稱史體。公精思爲之，寒暑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上以爲善於其職。於是公以工部侍郎兼起居注官事。本朝官不爲翰林，而仍職注記者，獨公爲然。爲工部侍郎數年，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二年，遂告歸。公爲人誠樸篤謹，細微必慎。每當入朝，自書職名讀之，與某官張某。又屈指計之曰幾字。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奉使督江蘇學政，遇試士日，公服竟日，燕處不脫。人問之，公曰：「取士國重典也，敢忘共乎？」其爲侍郎，謹奉法度，而絕阿私。既告歸，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所爲喪祭禮制，多合於古，足爲法式。其自爲甚陋，成人所不堪。雖其家人嘗竊笑之，然至族黨有緩急，出千百金，不惜也。未嘗私受人一錢。門生某爲江西巡撫，過公居，奉數百金爲壽。公

曰吾幸足衣食安用汝金爲。又有以人獲寄公者公曰吾生平無病烏用獲。少爲宰相子久居京師冠蓋之間而終無世故態遇人無貴賤率意而言必忠必信是以天下之士皆謂公長者公諱廷璩字桓臣兄弟六人其四皆貴長少詹事廷瓚仕仁皇帝與文端公同時次太保大學士廷玉次禮部侍郎廷璩太保禮部侍郎與公皆仕憲皇帝及今上最久公之歸也禮部侍郎及太保前後皆告老而公最後沒上聞顧謂左右曰張廷璩兄弟皆舊臣賢者今盡矣安可得也。因歎息久之公卒于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夫人吳氏子二長若泌舉人次若渠副榜貢生以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日合葬公夫人于桐城北投子山麓銘曰
德葆以居才託其餘取安吾心不爲人夸士誰能然惟公之行繼成於學始秉於性再世卿相家胡不墮厚植根苞天則祐之我銘其幽所陳者信後世識之以固無盡

左衆郭權厝銘并序

衆郭諱世經。考曰贈文林郎諱激。母曰張孺人。祖曰贈文林郎諱之延。祖妣曰姚孺人。孺人爲龔曾祖姑。於親黨君爲余丈人行。然而年相若少而志相善也。君娶舅女其妻之弟應宿及君兄一青及余四人少者十餘歲長者二十餘里居無他交獨四人相遇不厭而君於其間尤沈靜寡言笑勤學喜爲詩詩成視余輒以意指瑕類君不爲忤輒芟易之一青與余常出遊君偕應宿營視余家甚備其後一青丞湖北縣以獲盜功升爲令入京師過余旅舍籌餼夜對太息憶君與應宿離爲諸生而方藝花竹爲園遨遊歌詠山水邈然不可逮也一青爲令六年罷去後二年余亦病歸然後四人者復聚於里中時乾隆乙未夏也然君比已被疾其秋加劇九月竟卒夫人倉卒遽慟從而絕逾年一青病至冬亦亡夫交友久離及其遇而遽亡之雖常人猶可悲矧君兄弟之賢而與余之厚邪君卒年四十七一子七歲曰虎應宿撫之厝君及夫人柩縣北古塘而余爲銘待虎長而葬君銘曰

嗚呼。衆邪之軌也。志學而將究也。身隱而年弗壽也。繼者昆而偕亡者婦也。厥天爲之夫焉。咎也。維余之與舊也。銘以詔孤之幼也。

嚴冬友墓誌銘并序

冬友江寧嚴氏諱長明一字道甫。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君以生員獻賦。召試。賜舉人。內閣中書。就職。旋入軍機辦事。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多智。又工於奏牘。諸城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去其名。而以其數併入地丁徵收。君曰。今之雜項。古正供也。今法折徵銀。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民當供且舉。再徵之。是使民重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已之。大金川之爲逆也。大學士溫敏往督師。欲君從行。君固辭。退有咎君。奈何。達宰相意者。君曰。是將敗沒。吾若何從之。人頗甚君言。既而溫公卒。致軍潰。以死。隨往者皆盡。辛卯恩科會試。劉文正公爲考官。值軍機事有當關白。君搥鼓入闕。得見。既而出。同考官朱學士銑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史事。爲文正曰。士亦視有益於世否耳。卽試成進士。何足貴。當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獲成議。而雲南糧道以分賠屬員。虧銀不完。將死去。限期十日。君具牘入。請文正奏寬之。乃生。其年遂擢侍讀。君治事衆中。獨勤辦。然以是頗見疾。其後連遭父母喪。服終。遂請疾不復入。閒遊秦中大梁。居畢中丞所。爲定奏辭。還主應陽書院。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口日卒於合肥。年五十七。君於書無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爲詩文。用思周密。和易而當于情。嘗爲平定準噶爾方略。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四纂修官。其自爲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集。及論辨經史書算文藝金石文字者。凡二十餘部。百餘卷。祖諱馨。父諱自新。俱以奉直大夫內閣侍讀爲贈封官。夫人南昌耆工葉用章之女生男女各二。男曰觀晉。余在都時。君時與相從。見君朝趨省禁。暮入文酒之會。若甚暇者。然或以事就君謀。必得其當。君嘗語人曰。異日先去官者。必姚君也。後數年。余請告歸。過江。事君。

見迎笑曰。吾固料君之來也。余居皖中，君一來會。後余再至江寧，而君喪矣。乾隆□□年□月□日葬君及葉夫人於某所，君之子請銘。銘曰。

偉猗冬友，當時羣士。智執與醜，既筭事樞。振物之首，才非不見知。而其仕之登不究，得年非夭，而亦不爲壽。天命若是，夫孰可多有。代石錢詞，瘞貽弗朽。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九皋，字絮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寧，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而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寧，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鼎之陋，君嘗渡江至懷寧，見鼎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已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于子弟，及鄉之雋才，又授于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鼎。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官。是時鼎聞，寓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旣麻，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肅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于官。

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殞。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銘。銘曰：執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企矩，其文蹈雅。卒真德在夏，而士興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袁隨園君墓誌銘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顧諱鐫，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鎮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甯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甯。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遠，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妙，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傳，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詩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猶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

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奸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甯，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甯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于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旣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肅。始君卒，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附。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附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甯，從君遊最久。君沒，遂爲之銘曰：粵有耆胤，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謠如其冲。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同阡，銘是幽宮。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鼐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黃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一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儒三，自陳梁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偏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三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始其時矣。旣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者，聞海峯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耳。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接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于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于樞楊。先生亦喜其來，足疾

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鼎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王禹卿七十壽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夫聞見精博，至於鄭康成，文章至于韓退之，辭賦至於相如，詩至子杜子美，作書至于王逸少，畫至于摩詰，此古今所謂絕魁俊，而後無復逮者矣。假世有人焉，兼是數者而盡有之，此數千年未嘗遇之事，而號魁俊之尤者，倏然而究其所事，要舉謂之爲人而已，以言爲己猶未也。夫儒者所云爲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學，誠與孔子異，然而吾謂其超然獨覺於萬物之表，豁然洞照於萬事之中，要不失爲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遠出乎俗學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見拒之，吾竊以謂不必，而況身尚未免，編於爲人之中者乎？丹徒王禹卿先生，篤志學佛者也。先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咏吟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米元章，畫元宰之嗣，統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無異論者。獨至其佛學之精，而人反不甚信。僕以語人，人口諾而心笑者，且有之。今歲八月，先生忽生背疽，負痛欲死，而晝夜危坐，與人言說神明不覺，市月而平復。於是世始駭歎知先生之學，真有能外形骸而一死生者。平時不覺遇難而後見也。又越月，則爲先生七十壽辰。夫先生苟無此七十之壽，則其爲己之實，不能大著於天下，而天下反以其爲入寄迹之事稱之，不亦失先生於交臂乎？先生持佛戒，桑弧之日，不可以酒醴稱觴。鼎獨爲斯言以壽，侑以清茗，使來壽於堂者同飲之，將終醒而無醉云。

祭劉海峯先生文

嗚呼。自聖有道。道存乎文。孔徒之傑。與顏同倫。周室世衰。未流岐分。或鳴爲技。或以道陳。迄千餘年。其傳續續。豈無才士。識聞其亦。苟爲債強。卒躓而隕。聖言載世。有炳其光。蔽曉於隱。日月何傷。吾鄉宗伯。勇繼絕軌。甘筮胸臆。爾遺腹旨。賤萬適俗。去古則咫。先生再興。益殫厥美。上與詩書。應其宮徵。扶掖百家。掩取瑰偉。抑揚從心。不見端委。日麗春敷。雖妍不靡。世有斯文。千載之雄。百世所述。當世則窮。半生場屋。老授學官。卒亦不居。退處江干。天奪其子。獨與以朋。昔我伯父。始與並興。和爲文章。執聖以繩。劇談縱笑。據几執觥。召我總角。左右是瞻。賤子既冠。於京復見。先生執手。爲我嗟歎。嗣學古人。以任道期。聲譽其文。以贈吾離。其後閱年。又逾二十。豈徒君耄。亦衰及念。吾伯父相見以泣。先生益病。侍韓妻妾。要我床前。強坐業業。猶有高言。記爲上法。孰承遺書。竟委几榻。舉世茫茫。使我孤立。有言莫陳。終古於邑。嗚呼尙饗。

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羣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偏。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諸許。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決。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森然濤勢。復於恬靡。小泄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昧。吃口澀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

82

11/12

1150

